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八十二回 平海怪君心寵愛 入龍宮玩好難名

三緘曰：「同是人也，其稟天地之靈氣以生，天何使人獨貧而使爾獨富？其使爾以獨富者，必爾祖宗廣積陰功，為上天所羨，始賜以富耳。爾即宜體天地祖宗之恩，多行陰鷲，以保爾子孫福享綿綿。胡為富甲一鄉，尚且刻薄，曾不思及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之言？積惡如斯，爾富安能久享！況人生不過百載，大抵數十寒暑，即歸於盡。一旦冥王勾簿，咽喉氣斷，安保爾之孫子不敗家產，而驟得奇窮？那時，爾子爾孫被人唾罵，必先嘗爾刻薄成家，所以久享不能。為問爾躬受罰夜臺，尚能如在生時不捨絲毫，代爾子孫作牛馬否？吾言若是，爾其細思！」金老聽得此番言詞，默然良久，遂呼家僕抬齋飯以供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吾非為叟一食來也！」飄然而去。金老從此改去刻薄，施濟為懷。皆素有善根，所以一點便醒。後亦享福永久，不必再述。又說七竅，自以紫霞夢中之言告及珠蓮，珠蓮暗與赤鯉、毒龍、蝦妖、老蛟商議阻游之計，未果，恰遇海怪為害，壅水淹民，泛濫不時，海鹽無出。近海州縣飛文入都，祈遣大臣平此水妖，以活民命。皇上宣得文武入殿計議。諸臣奏云：「海怪滋事於水中，無形可捕，是賴皇上洪福，齋戒焚文，暗請天神誅之。若提將遣兵，不免空費國課。」上准其議，即日齋戒焚文。游神上奏玉尊，玉尊傳及諸神，曰：「海南地方水怪滋事，海鹽不出，生靈受害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察善神奏曰：「海南億兆，刁滑異常，五倫不敦，大本已失。兼之奢靡太過，奸詐邪淫，種種行為，有負上天，應遭此擾。」上皇聞奏，弗然大怒曰：「上天無殘刻生靈之意，生靈不恩報上天之恩，為此不義不仁，是自取滅殃耳！」言罷退位。諸神出殿，各司其職。

海怪於是肆虐愈甚，近海百里無敢居之。可惜萬畝膏腴，內長蓬蒿，概就荒蕪矣。州縣官宰飛文陸續入奏，天子亦無可如何。

七竅一朝朝罷歸來，悶悶不樂。珠蓮詢曰：「郎君其有忤於君上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無之。」「其有忤於上卿乎？」亦曰：「無之。」珠蓮曰：「既無所忤，何愁容若斯？」七竅曰：「夫人不知，近日海南地界，海怪為殃，薄海居民，無敢安住。而且海鹽已廢，民不聊生。州縣飛文入都，皇上焚疏告天，禱亦無應。迄今海怪愈見猖獗，是以聞之不樂焉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何不奏請皇上，前去除之？」七竅曰：「水中怪物，無形無影，豈兵將所能除耶？」珠蓮曰：「妾聞李赤四人能擒水怪，郎君呼而詢及，如果有此本領，奏請出都，將水怪一平，何患不得三公之位？」七竅點首，遂命家僕呼入內庭。李赤詢曰：「大人傳吾等入內，有何驅使？」七竅曰：「海怪作厲海南，諸縣受苦不堪。皇上憂思，計無所出。夫人言及爾等能擒是怪，不識果有此手段乎？」李赤曰：「小小海怪，有何難乎？大人只管奏請出都，建此奇功，易如反掌！」七竅曰：「平怪一事，非同兒戲。況且自去奏請，旨下如雷；倘若不能，得罪非校。」李赤曰：「大人放心，吾等力能平之，以奏大人官階上達。」七竅不語。珠蓮知其遲疑在抱，乃從旁慫恿曰：「妾之終身靠著郎君，豈有害及郎君以自辱？」七竅以夫人所說大是有理，其意始決。

次早，皇上登座，諸臣朝參後，皇上曰：「海怪滋擾，幾乎無法可治，卿等獨不思所以平之乎？」諸大臣曰：「此事只可告天剿除，實非人力所能治也。」七竅乘機大著膽兒，俯伏殿下。皇上詢曰：「卿有何奏？」七竅曰：「臣請聖上一旨意，命臣到海南地面，查看海怪如何為殃，務必平之，以救萬姓。否則，海南州縣日日飛文告急，皇上不命一官一將，百姓何安？」皇上聞奏，龍顏大喜，曰：「卿如願去，朕之幸也！」

如將海怪平後，三公之位，定不少爾。」七竅曰：「隆位不敢幸邀，但得水國安瀾，波恬浪靜，百姓等各安耕鑿，各食其力，臣之願焉。」皇上遂下旨意，欽封討怪大臣，命賜御酒三盅，給與花紅，鼓人送出。七竅得旨，涓卜吉期，寫下表章，辭了皇上。在朝文武各為祖餞，送出郊外。帶領三千士卒，浩浩蕩蕩，向海南而來。沿路州縣送迎，自不必說。

不知不覺，海南已到。七竅選一高處，舉目望之，但見雪練滔滔，銀濤滾滾。時而波翻萬丈，野田荒塚入泉中，時而浪疊千重，小埠高壘埋水內。噴水如雷，頃看霧氣迷天外；吐煙如怒，轉眼濤聲入耳來。伏波又起波，跳躍似虎，後浪催前浪，飛舞猶龍。七竅睹此，雄心已去一半，啞然而坐，呆不能言。

李赤四人侍立於旁，也假意癡呆不語。七竅曰：「爾等自誇能擒海怪，今既到此矣，胡不入水擒之？」蝦妖曰：「泉深如是，若何能擒！望大人飛文入都，奏聞皇上，多買盛水器具。吾等力將此水盛來，傾至北海。海水盛盡，海怪不能興波作浪，立見渴斃，海怪豈有不平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海深無底，盛水器具不知要用若干，方可將此海泉盛之得竭！」蝦妖曰：「大人奏請，刻刻命人運之。運至百餘年，未有不能盛海水之多者。」七竅曰：「人生斯世，壽有幾何？運至百餘年，爾我豈能尚在？」蝦妖曰：「既無爾我，也免懷平怪之憂。」李赤曰：「爾計左矣！不若吾計，可平海怪焉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計如何？」李赤曰：「海怪之肆虐者，意在得人而食也。大人奏請皇上，呼得萬餘人來，待波浪起時，連拋數十人入內。次日復如是，又拋數百人下，或拋數百數千人下，活將海怪飽死，此浪自平。」七竅曰：「皇上為救此方生民，烏有反害生民之說？」毒龍曰：「爾二人計，都是妄談。吾有一言，乃為確論。」七竅曰：「爾之確論安在？」毒龍曰：「大人自請旨意，倘怪不伏，故國難歸。以吾思之，不如大人親身入海，將旨意宣讀一遍，使彼海怪自相畏服，此乃不平而平之計也。謂非確論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入海中，豈不淹斃？」老蛟曰：「既怕淹斃，怪難平矣。」七竅曰：「平怪一事，係爾等誇下大口。能平也要爾四人；不能平，罪亦歸爾四人。」蝦妖向李赤曰：「大人自貪官爵，請旨平怪，而今歸咎吾等。吾等身事大人，有何說詞？惟以死報之而已！吾等死後，海南百姓得知，皆言為主捐軀，愧煞事君不能致身者多矣！」言罷，氣憤憤地脫下衣服，齊跳水中。霎時之間，無形無影。七竅自此望洋嗟歎，又慘於侍從已去，孤身獨自，不堪悶倦。

過了三日，七竅暗想：「海怪難伏，吾且暫將兵卒撤入一州縣以安身。」主意已定，甚覺無聊，退於後營，倒臥榻上。

睡夢剛醒，復見李赤四人捧器進肴，往來奔走。七竅驚曰：「爾等已入海中，如何又在岸上？」蝦妖曰：「命仗大人威光，天子洪福，吾能甫入水內，倏來四五海怪，擒至水晶宮裡，跪於龍宮殿下。龍君詢問到彼水國何事，吾以大人七竅上奉王旨，特命吾等來平海怪答之。龍君聞得大人之名，天子之旨，忙忙下階解釋，待以厚筵。吾四人擾謝龍君，完了一場款式。宴罷，又命龍宮武士排列執事，送吾上岸，言到詰朝務迎大人入宮，設宴以看水晶光景。」七竅曰：「爾入龍宮，奏與龍君，平了海怪，即當款吾矣。為何定要如斯？」蝦妖曰：「大人難於入海，何不乘其一觀？」七竅曰：「海水若此其深，吾何能入？」蝦妖曰：「這有何難？大人卸下衣冠，與吾等抱定，行至海岸，略以海水點在心口之上，一步一步向深處而去。到了龍王宮殿，才將衣冠服著，去見龍君。其實時雖隆冬，海水不算大冷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倘入海水，將吾淹斃，如何安頓耶？」蝦妖曰：「自有安頓，大人毋憂。」七竅任彼所言，只不允去。蝦妖曰：「如不去之，則海怪難平，何以復旨？」言此退出，是夜無詞。

次日黎明，果一青衣童兒執柬來營，呈於七竅。七竅開閱，所書「即日午酌，恭迎玉趾」等語。閱畢，青衣催促。七竅推諉不前。蝦妖曰：「大人不必畏懼，有吾四人隨之。」七竅為左右相催，無可如何，只能勉強來到海岸。足將進水，退之者三。

蝦妖意出不虞，突牽其衣，竟向深水而入。七竅此際駭得魂不附體。誰知愈入愈遠，不見有水沾身。舉目視之，一派坦途，盡屬琉璃砌成，四面水晶障著。行約里許，遙見執事排列，笙簫鼓樂，遠遠迎來。及至殿庭，龍君盛服接入。賓主禮畢，美女獻茗。茗罷，宴設八寶園內。龍君尊七竅上坐，己身下陪，左右龜相、蝦卿、鯉魚學士慇懃勸飲。

酒逾三盞，龍君曰：「不知上邦大夫辱臨水國，無甚厚饌，以宴嘉賓，抱愧良多。」七竅謙遜不遑，曰：「念吾波外小臣，弗識水國禮儀，還望龍君恕予過失。」龍君曰：「大人興戎來此，所以者莫非海水刁濫，鹽池無出者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海南地界，未審生民造何罪愆，有忤龍君，得茲大罰？懇祈恩施格外，息此風波，俾小民安居樂業。自使億兆等恩銘肺腑。臣國天子，亦沐仁焉。」龍君曰：「吾非不願民安樂土，奈海南億兆滅盡五倫，敗壞三綱，以奢侈為鬥靡，以奸詐為得意。三界神聖為彼觸怒，由命海怪衝波助浪，淹沒居民。此雖吾國所為，實屬上天所差，吾亦不得而主之也。大夫欲平此怪，非可勝以兵戎，須於各縣各州張示

化導，務使庸愚輩人人洗滌噁心，敦倫理以答天，除奸詐以答地，行忠孝、戒奢華以報鬼神，則海波之平，自在指顧間矣。」七竅曰：「聽龍君言，皆民自願歸去，遍張示諭，以回天怒焉。」龍君曰：「正宜如是。然大夫不易到吾水國，稍住幾日，再歸未遲。」所言及斯，玉磬一聲，龍君退入。赤鯉學士及龜蝦二相，遂導七竅以視海內奇觀。

七竅曰：「承龍君盛意，得以海國遊玩，還祈學士二相指示一二。」龜相曰：「但恐海中微物，不足為大夫賞耳。」七竅曰：「下界仙國，其寶正自不凡，得一睹焉，即吾幸也。」龜相曰：「如是，敞開合寶樓，傳龍君口詔，吾等鈞旨，命萬寶同會，與貴客賞之。」言甫畢，旁一魚首人身者飛奔而去。七竅與學士、二相緩緩來至樓前，仰視樓形，若有百丈之高。外豎一梯，皆水晶裝成，精瑩可愛。龜相緣級直上，七竅偕蝦脚、學士接踵而登。約略計之，其級不下千餘，始到樓門以外。及入樓內，用目四顧，寬敞難量。四人立於其間，牙角童兒重新獻茗，香過蘭麝。茗剛飲罷，筵又設焉。將入席矣，龜相命牙角童兒推開四面窗格，向蝦脚而言：「合寶樓中，不能常至。吾等今夜暢飲壺觴，須各盡乃歡，毋得推諉。」蝦脚曰：「然。」於是傳杯遞盞，獻酬交酢飲至半酣，童兒海角一吹，海浪頓平，萬寶齊出。珠翻琥珀，無殊白雪生煙；樹擁珊瑚，儼若紅霞吐豔。而且海鶴飛舞，海馬奔騰，鮫人各捧明珠如星萬點，老龜齊噴烈燄，似火千層。但見以外之光，難於視盡其中之寶，半不知名。七竅目炫神馳，不禁手舞足蹈。蝦、龜二相與同鯉學士曰：「如此寂然觀寶，非所以款嘉賓。可呼女樂來茲，以侑今宵之酒。」